



胡野秋：為城市點亮文化的彩燈

胡野秋，曾是一個媒體人，獲得過中國新聞界最高獎項「中國新聞獎」；如今他是深圳的城市化妝師，先後四次撰寫了深圳官方城市宣傳電視片的劇本；他愛讀書，曾與同道們一起發起組織迄今影響深遠、如同「香港書展」一般的「深圳讀書月」；他是傑出的電視節目策劃人，在熒幕中解構家國天下的來龍去脈；他是一個獨立作家，用自己的那支筆寫下了一本本對文化生活的思索；他也是深港兩地的文化使者，一次次以文化的視角告訴深圳人——香港離深圳究竟有多遠。

城市的文化，需要筆觸的縈繞。胡野秋寫下的《作家曰》、《冒犯文化》、《胡腔野調》、《觸摸設計一座城市》、《六零派：文學對話錄》以及《佛國橄欖線》等著作，都抒發了自己對城市氣質與文化建構的思索和探知。他為城市點亮文化的彩燈。作為香港、深圳、台北與上海四地合辦的「四城市文化交流會」的常任嘉賓，胡野秋始終覺得，當代社會，城市的文化氣質決定國家的命運。他與記者的文化對話，也是從城市開始的。哪座城市？香港。 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香港有多遠：文化是一把尺

當記者見到胡野秋時，他正在深圳的一個大型公共圖書閱讀場所，向深圳市民們進行一場名為「香港離我們有多遠——深港文化差異談」的專題講座。這也是深圳官方組織的「深圳大家講壇」系列活動的一部分。

胡野秋的眼中，深圳與香港正在上演着文化的「雙城記」。看待兩地差異，最為重要的一個層面，就是自我的謙和與反省。因此，作為一名知識分子，一名文化人，一個深圳人，在胡野秋看來，深圳應該多向香港學習，多發現香港的優點，多多從城市的文化功能中，汲取香港成功和先進的一面。真正的共融，是優點、優勢的共融。

胡野秋在講座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。深圳曾經舉辦過一次大型的城市設計規劃展覽，有不少香港設計從業人員來帶着自己的作品來到了這個展覽上。當時，深圳甚至整個內地，都沉浸在「城市再造」的迷思中，認為只有將城市原有的建築都拆了，才能夠建設新城市。但是，香港的一位設計師，他的思路，與「城市再造」僅僅相差一個字，叫作「城市再織」。一字之差，謬以千里。織，體現出了香港人對城市的一種文化審美感，因此在香港，尤其在中心市區中上環地帶，是不會輕易拆除舊有房屋的，新舊建築形成了完美的協調感。而這，卻正是深圳乃至內地所缺乏的一種審美化的城市設計意識。

「織」與「造」，這就是深港文化的差異，這一字之差，讓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那條河，變得又寬又深。對城市文化的敬畏、審美，也就是人文主義的一種體現。因此，香港的城市設計與文化形態，充滿了人文美感，而這，卻是深圳等內地城市需要不斷努力的方向之一。

城市的化妝師——書寫小人物

半個月前，胡野秋再次受命，擔任了深圳官方城市形象宣傳片的編劇。時代不同，環境各異，城市形象的宣傳與包裝也有了很大差異。無疑，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

胡野秋告訴記者，這是他第四次擔任深圳城市形象宣傳片的編劇了。因為如今的城市發展速度太快，因此城市形象宣傳片的更新速度也會越來越快。就深圳而言，再去用大全景式的鏡頭去描繪高樓大廈，已經沒有甚麼意義。在他看來，城市最鮮活的主體就是人——每一個生活在這個城市中的小人物、平凡人。

夢想，是屬於每一個人的，因此胡野秋將今次深圳城市形象片的名稱定為《深圳：夢想之城》。今次劇本在胡野秋的筆下，深圳成了一個平凡人打拚創造夢想的城市——兒童們以合唱團的歌聲旋律，帶出了一幅幅深圳人編織城市夢想的故事圖景。這些平凡人，有來自全國各地農村的打工者，有城市中產。惟有平凡的，才是最美的。因此，小人物的故事，是點綴一個城市特質的最佳來源。

在講述自己點綴城市的理念時，胡野秋表示，他尤為反對媒體藝人過度運用技術手法去刻畫城市生活的方式。「剪輯、鏡頭、拍攝方式、多少個拍攝機位，這些，都只是一種形式而已，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，只有內容的理性思辨才是最為重要的。」這就是胡野秋對城市文化營銷的一種態度。

胡野秋毫不諱言香港文化對自己創作風格的影響。他一直關注香港的影視片製作與文化前沿。在胡野秋的眼中，香港的文化創作人，更擁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平民視角與人文精神——平安米的派發，社工的救濟，公眾假期的賣旗募捐，長者就醫，諸如此類的生活片段，都成為了他們追蹤的鏡頭。這些是香港的城市生活，城市文化，客觀記錄與敘述，只會讓香港這座城市更加美麗。但是，受歷史的慣性影響，內地的不少影視製作人，仍舊追求技術的優先，忽略內容的人文內涵。因此，是非常值得向香港學習的。

「我在現場」：電視人生的座右銘

如今的胡野秋，還是一個以知識分子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、嘉賓以及節目策劃人。媒體的形式多種多樣，為何喜愛電視呢？胡野秋告訴記者，因為電視媒體能夠給人一種聲像並存的現場感，其具備的「我在現場」效果，一直是胡野秋特別鍾情的。

「我在現場」，也是胡野秋對自己的傳媒人生的回憶。他在中國內地的中央級報紙《中國青年報》擔任十年時間的記者。期間，因自己一篇發自現場的華東水災報道《含淚再炸邱家湖》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領受了1991年度的中國新聞界最高獎項「中國新聞獎」。因此，「我在現場」，成為了他日後轉向電視人生的一個重要準則。

「我在現場」不僅適用於現實，也適用於回看歷史。不久前，胡野秋應邀擔任了湖北衛視的主講人，向觀眾們講解了晚清的戊戌變法，引起了巨大迴響。「歷史是可以在現場的，訣竅就在於你要與人們的現實感受相結合。」這是胡野秋的總結。他認為，解讀歷史，必須聯繫當下。因此，他用戊戌變法的例子告訴中國人：「改革，是一個國家的生命，惟有不斷自省、不斷改革，才会有出路，有前途。」

文化人對社會的關懷，不是以看客、而是以參與的角色進入的。作為大型電視節目《縱橫中國》的總策劃，胡野秋眼中的「中國」，完全可以用城市文明的視角去發掘。中國古代的文明，是都城的文明，城市的文明；現代更是城市的文明。而在他主持、策劃的電視節目《東邊西邊》中，胡野秋都會用強烈的「我在現場」意識，去讓大眾了解到新聞人、新聞事和新聞情。也正是這個原因，在不久之前的內地與香港民間情感關係較為緊張的時刻，胡野秋在諸多擔任嘉賓或策劃的電視節目中，多次以香港人的視角、香港人的情感、香港人的思考，去向內地民眾講述「雙非」、「奶粉限購」、「跨境學童」等問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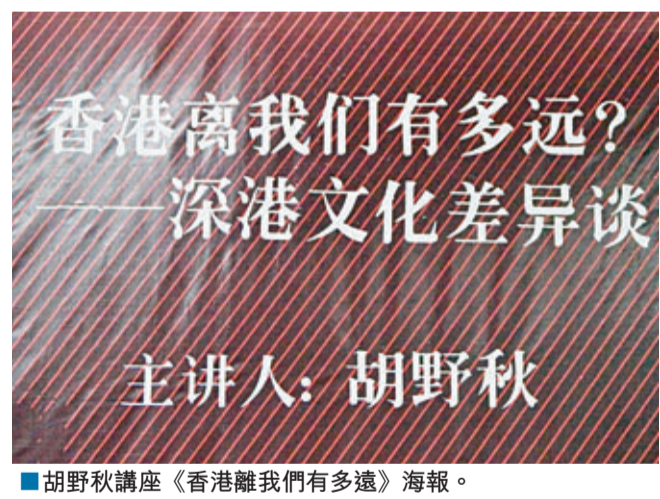
胡野秋寫下的文化著作



胡野秋主持深圳民間的讀書會



光緒帝，胡野秋熒幕中講述戊戌變法，對其極為同情。



胡野秋講座《香港離我們有多遠》海報。

發起「深圳讀書月」讓城市更柔美

偉大的城市，需要閱讀的支撐。如今，「深圳讀書月」之於深圳，如同香港人看待每年一度的「香港書展」。讀書月已經成為了有七百萬人次參與的深圳重要年度文化活動。2000年，胡野秋與自己的同道們發起創設了「深圳讀書月」。「在當時，這項決定頗受質疑和挑戰，也不被看好，但是，現在證明，這一步走對了」，胡野秋告訴記者。

據胡野秋回憶，2000年時，深圳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之後，已經是一座生機蓬勃的現代化商業城市。車水馬龍、燈紅酒綠、高樓林立。但是，如同前述一樣，胡野秋認為，因為人的慾望是無盡的，所以建立在商業和物質利益基礎之上的現代化，是短命和不穩固的。基於這樣的認識，當時作為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的胡野秋，提出了「深圳讀書月」的構想——讓忙碌於城市快節奏生活的人們，坐下來，讀讀書，這樣，會讓城市更柔美。

這項提議，在當時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對。有人認為，市民大眾忙於生計都叫苦不迭，哪有心情去看書呢？但是，胡野秋以香港的例子反駁了這些質疑。他覺得，香港人的生活節奏並不比深圳慢，生活壓力也不比深圳人小。但是，在香港，仍舊會有「香港書展」這樣大型的讀書閱讀活動。一個偉大的城市，必然是愛讀書的。這是胡野秋所信奉的真理。

讀書月活動發起初期，困難重重。但今天，讀書月已經成為了深圳的精神坐標，政府每年在資金、場地等多方面為這樣一個來自民間的文化創意加油鼓勁。閱讀，從宏觀而言，能夠改變城市、民眾的氣質。就每一個微觀而言，閱讀是一種習慣。在上一屆「深圳讀書月」活動中，作為策劃人之二的胡野秋，再次與同道們發聲，提出了「今天閱讀一小時」的讀書月主題。胡野秋認為，我們當代的中國人不能夠活在生硬的口號中，而必須用細微的具體方式，去營造現代文明意境的城市柔美生活習慣。

南望香港：要啟蒙、不要反智

如今的胡野秋，已經是深港文化的使者，經常往返於兩地，擔任兩地各種文化活動的嘉賓或策劃人。

文化是深港關係的一面鏡子。他認為，如今在內地的部分人心目中，確實有一種以物質利益衡量文化文明的反智傾向。有人在這種基礎上，將香港看作是一個沒有價值或者今不如昔的地方。例如，在深港文化講座中，有聽眾就質疑胡野秋，認為在香港，八百多呎的房屋就算豪宅，這能算文明嗎？胡野秋則耐心告訴市民，香港房屋的細小，是由土地稀少決定的。但這絲毫沒有減損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和文化魅力工廠的地位，因為文化是一種精神而非物質產物。

他說，香港的文化活動設施、場館甚至舉辦的文化活動，都充滿了人性化的色彩；香港藝術發展局在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，也更多是依靠民間的智慧來推動，政府在資金扶持上也極為慷慨、到位和包容。這是值得內地每一個城市學習的。因此，即便香港的房屋再細小，也有很多內地人願意去香港生活。因為這是由開放、包容、創新和奔放的文化內涵所決定的。

在胡野秋講座的現場，還一位內地聽眾提出了這樣的反駁式提問：「難道香港沒有缺點嗎？」胡野秋告訴他，如果是每天生活在香港的人，必然能夠感受到香港不足的一面。但是，香港的不足，不能夠成為深圳人或內地人沾沾自喜或自滿的依據和理由；作為生活在深圳的我們，應該更多從香港那裡，得到發展我們自身的動力和經驗，這才是看待香港、香港人、香港文化應有的心態和角度。

農村中的人在走向城市，城市已經是全民文化載體。一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，必須多讀書，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啟蒙，確立起包容和謙卑的人文精神，建構起精神層面的追求慾望，才能夠實現真正的社會現代化。僅僅滿足於物質，貶損精神或人文層次的探求努力，是一種危險的反智傾向。而毫無疑問，香港是一個值得深圳學習的正面典型。